

# 新时期争鸣作品选

●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 编

● 西北大学出版社

.4.



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参阅资料

# 新时期争鸣作品选

(四)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# 目 录

- 三寸金莲**.....冯骥才 ( 1 )  
    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.....夏康达 ( 159 )  
        ——读《三寸金莲》  
    市井风俗小说向何处去? .....林为进 ( 167 )  
        ——从《三寸金莲》说起
- 他有什么病?** .....张 洁 ( 173 )  
    一次值得称道的自我蜕变.....淮 淮 ( 239 )  
    我对张洁的苛求.....柯 宋 ( 242 )  
        ——读中篇小说《他有什么病? 》  
    对人性本体的检视与反思.....许文郁 ( 244 )  
        ——读张洁的小说《他有什么病? 》
- 离异 ( 缩写 )** .....吴若增 ( 251 )  
    ——一个当代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  
   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婚姻的深沉思考...如水 涌峰 ( 270 )  
        ——读吴若增的长篇小说《离异》  
    李勃——穿牛仔褲的“道学家” .....徐 翔 ( 274 )  
    在难以消化的历史与现实面前的独白.....吴若增 ( 276 )
- 小城之恋**.....王安忆 ( 281 )  
    期望更高更多的美学享受.....白 烨 ( 357 )

——读《小城之恋》

- 自我突破和心理障碍……………李 劫 ( 360 )  
目光应穿透扭曲的表层……………任仲伦 ( 362 )

# 三寸金莲

冯骥才

## 回 目

书前闲话

- 第 一 回 小闺女戈香莲
- 第 二 回 怪事才开头
- 第 三 回 这才叫：怪事才开头
- 第 四 回 爷儿几个亮学问
- 第 五 回 赛脚会上败下来
- 第 六 回 仙人后边是神人
- 第 七 回 天津卫四绝
- 第 八 回 如诗如画如歌如梦如烟如酒
- 第 九 回 真是真人不露相
- 第 十 回 白金宝三战戈香莲
- 第十一回 假到真时真即假
- 第十二回 闭眼了
- 第十三回 乱打一锅粥
- 第十四回 缠放缠放缠放缠
- 第十五回 天足会会长牛俊英
- 第十六回 高士打道三十七号

• 1 •

## 书前闲话

人说，小脚里头，藏着一部中国历史。这话玄了！三寸大小脚丫子，比烟卷长点有限，成年论辈子，给裹脚布裹得不透气，除去那股子味儿，里头还能有嘛？

历史一段一段。一朝兴，一朝亡。亡中兴，兴中亡。兴兴亡亡，扰得小百姓不得安生，碍吃碍喝，碍穿碍住，可就碍不着小脚的事儿。打李后主到宣统爷，女人裹脚兴了一千年，中腰换了多少朝代，改了多少年号，小脚不一直裹？历史干它嘛了？上起太后妃子，下至渔女村姑，文的李清照，武的梁红玉，谁不裹？猴不裹，我信。

大清入关时，下一道令，旗人不准裹脚，还要汉人放足。那阵子大清正凶，可凶也凶不过小脚。再说凶不凶，不看一时。到头来，汉人照裹不误，旗人女子反倒瞎多瞎妈，拿布悄悄打起“瓜条儿”来。这一说，小脚里别个魔法吧！

魔不魔，且不说。要论这东西的规矩、能耐、讲究、修行、花招、手段、绝招、隐秘，少说也得三两天。这也是整整一套学问。我可不想蒙哪位，这些东西，后边书里全有。您要是没研究过它，还千万别乱插嘴；您说小脚它穿得苦，它裹得也挺美呢！您骂小脚它丑，嘿，它还骂您丑哪！要不大清一亡，何止有哭有笑要死要活，缠了放放了缠，再缠再放再放再缠。那时候人，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。您还别以

为，如今小脚绝了，万事大吉。不裹脚，还能裹手，裹眼、裹耳朵、裹脑袋、裹舌头，照样有哭有笑要死要活，缠缠放放放缠缠，放放缠缠缠缠放放。这话要再说下去，可就扯远了。

这儿，只说一个小脚的故事。故事原带着四句话：

说假全是假，  
说真全是真；  
看到上劲时，  
真假两不论。

您自管醇醇沏一壶茉莉花茶，就着紫心萝卜芝麻糖，边吃边喝，翻一篇看一篇，当玩意儿。要是忽一拍脑门子，自以为悟到嘛，别胡乱说，说不定您脑袋走火，想岔了。

今儿，天津卫犯邪。

赶上这日子，谁也拦不住，所有平时见不到也听不到的邪乎事，都挤着往外冒。天一大早，还没亮，无风无雨，好好东南城角呼啦就塌下去一大块，赛给火炮轰的。

邪乎事可就一件接一件来了。

先是河东地藏庵备济社的李大善人，脑袋一热，熬一百锅小米粥，非要周济天下残人不可。活出去音儿没消，几乎全城穷家穷户的瞎子、聋子、哑巴、瘸子、瘫子、傻子，连痢痢头、豁嘴、独眼龙、罗锅、疤眼、磕巴、歪脖、罗圈腿、六指儿、黑白麻子，全都来了。闹红眼发乍腮的，也挤在当中，花花杂杂将李家粥厂围得密密实实。好象水陆画的小鬼们全下来了。吓得那一带没人敢上街，孩子不哭，狗不叫，鸡不上墙，

猫不上房。天津卫自来没这么邪乎过。

同天，北门里长芦盐运司袁老爷家，也出一档子邪乎事。大奶奶吃马牙枣，叫枣核卡住嗓眼儿，吞饬饬、咽水、干咳、喝醋、扯着一只耳朵单腿蹦，全没用，却给一个卖野药的，拿一条半尺长的细长虫，把枣核顶进肚子里。袁老爷赏银五十两，可不多时那长虫就在大奶奶肚子里要把开了。疼得床上地下打滚翻个捶肚子脑袋直撞墙，再找卖野药的，影儿也不见。一个老妈子懂事多，忙张罗人拿轿子把大奶奶抬到西头五仙堂。五仙堂供五大仙，胡黄白柳灰。胡是狐狸，黄是黄鼠狼，白是刺猬，灰是老鼠，柳就是长虫。大奶奶撅屁股刚磕三个头，忽觉屁眼儿痒痒，哧哧响滑溜溜，那长虫爬出来了。这事邪不邪？据说因为大奶奶头天早上，在井边踩死一条小长虫，这卖野药的就是大仙，长虫精。

邪乎事绝不止这两件。有人在当天开张的官北聚合成饭庄吃螃蟹，掀开热腾腾螃蟹盖，里边居然卧着一粒珍珠，锃光照眼滴滴圆。打古到今，珍珠都是长在蚌壳里，谁听说长在螃蟹盖里边的？这珍珠不知便宜哪家小子，饭庄却落个开市大吉。吃紫蟹的，比螃蟹还多。这事算邪却不算最邪。更邪乎的事还在后边——有人说，一条一丈二尺长（另一说三丈六尺长）“金眼银鱼王”，沿南运河南下，今儿晌午游过三岔河口，奔入白河归东海。中晌就有几千号人，站在河堤上等候鱼王。人多，份量重，河堤扛不住，轰隆一声塌了方，一百多人赛下饺子掉进河里。一个小孩给浪卷走，没等人下去救，脑袋顶就不见了，该当淹死。可在娘娘宫前，一个老船夫撒网逮鱼，一网上来，有红有白，以为大鲤鱼，谁知就那孩子，居然有气，三弄两弄，眨眨眼站起来活了。在场的人全看傻了，这事算邪到家了吧？

谁料时到中晌，这股邪劲非但不减，反倒愈来愈猛，一头撞进官府里。

东北城角和河北大街两伙混星子打群架，带手把锅店街四十八家买卖铺全砸了。惊动了兵备道裕观察长，派了捕快中的强手，把两边头目冯春华和丁乐然拿了，关进站笼，摆在衙门口，左右两边一边一个。立时来了四五百小混星子，人人手攥本《混星子悔过歌》。这正是头年十月二十五日，裕观察长来津上任时，发给城中每个混星子一本，叫他们人人背熟，弃恶从善。今儿，他们就冲衙门黑压压一片跪着，捧本齐声念道：

“混星子，到官府，多蒙教训，  
混星子，从今后，改过自新；  
细量过，先前事，许多顽梗，  
打伤人，生和死，全然不论。  
纵然间，逃法网，一时侥幸，  
终有日，被拿访，捉到公庭；  
被枷锁，上镣铐，五刑受尽，  
千般苦，万般罪，难熬难撑。  
.....”

念到这儿，几百个小混星子，脸色全变，脑门上的青筋直蹦，眼里射凶光，后槽牙磨得咯咯响，好赛五百个老鼠一起嗑东西。裕观察长坐在后堂听这声音，心里发痒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他本是气盛胆壮的人，可也顶不住这阴森森声音，竟然抖抖打起冷战来，赛要发热病。三杯烈酒下来也压不住，只好叫人出去，开笼放人，混星子们一散，身上鸡皮疙瘩立时消下去。

再说，县衙门那边，邪得更邪。十七位本地有头有脸有名

有姓的人物，平时也都是好事之徒，联名上呈子说，西市上拉洋片的胡作非为，洋片上画的净是光膀子、露脖子、还露半截大腿的洋娘儿们。勾引一些浪荡小子，伸头瞪眼，恨不得一头扎进洋片匣子里去。呈子的措词有股逼人之气。说这是洋人有意糟蹋咱中国百姓。“污吾目，即污吾心；丧吾心，即丧吾国也。”还说“洋片之毒，甚于鸦片，非厉禁净除不可！”向例，武人闹事在外，文人闹事在内。故此，文人闹起事更凶。可这次是朝洋人去的。邪乎劲一直冲向洋人。天津卫有句俗话：谁和洋人顶上牛，自有好戏在后头。看吧，大祸临头了——

果然，当天有人打租界那来说，大事不妙不好，租界各街口都贴出《租界禁例》，八大条：

一，禁娼妓 二，禁乞丐 三，禁聚赌酗酒打架斗殴 四，禁路上倾积废物垃圾灰土污水 五，禁道旁便溺 六，禁捉拿树鸟 七，禁驴马车轿随处停放 八，禁纵骑在途飞跑狂奔疾驰横行追逐争赛

都说，这八大条，就是那呈子招惹的。你禁一，他禁八，看谁横？半天里，府县大人们碰头三次，想辙，躲避洋人的来势。估摸洋人要派使者找上门来要横。大热天，县太爷穿上袍子补褂，备好点心茶水，还预备好一套好话软话脓话，直等到日头落下西城墙，也没见洋人来。县太爷心里的小鼓反而敲得更响。洋人不来，十成有更厉害的招儿。

这么一大堆邪乎事，扰得人心赛河心的船，晃晃悠悠，靠着边。有些人好琢磨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就琢磨到自己身上。呀，原来今儿自己大小多少也有些不对劲的事儿。比方，砸了碟子碗儿，丢东西丢钱，犯了小人，跑冤枉腿吃闭门羹，跑肚子，鼻子流血等等。心里暗怕，生怕自己也犯上邪。有人一翻

皇历，才找到根儿。原来今儿立秋，在数的“四绝日”。皇历上那“忌”字下边明明白白写着“一切”两字。不兴做一切事。包括动土，出行，探病，安葬，婚娶，盖屋，移徙，入宅，作灶，行船，栽种，修坟，安床，剃头，交易，纳畜，祀福，开市，立券，装门，拔牙，买药，买茶，买醋，买笔，买柴，买蜡，买鞋，买鼻烟，买樟脑，买马掌，买枸杞子，买手纸等等，全都不该做，只要这天做了事的，都后悔，都活该。

可又有人说，今儿的邪劲过大，非比一般，皇历上不会写着。这事原本有先兆——住在中营后身一位老寿星说，今儿清晨，鼓楼的钟多敲一下，一百零九下。本该一百零八下，所谓“紧十八，慢十八，不紧不慢还十八。”老寿星活了九十九，头遭碰上钟多敲一下。人们天天听钟响，天天一百零八下，谁会去数？老寿星的话就没人不信。这多出的一下，正是邪劲来到，先报的信儿。愚民愚，没用心罢了。这一来，今儿所有邪乎事都有了来头。来头的来头，没人再去追。世上的事，本来明白了七八成，就算到头了。太明白，更糊涂。

这些邪乎事、邪乎话，满城传来传去。人嘴歪的比正的多，愈说愈邪乎。可传到河北金家窑水洼一户姓戈的人家立时给挡住了。这家有位通晓世事的老婆子，听罢咧开满嘴黄牙，笑着说：“嘛叫犯邪？今儿才是正经八百大吉祥日！您说说，这一档档事，哪一档称得上邪？穷鬼们吃上小米粥还不福气？袁大奶奶惹了大仙，没招灾，打嗓子眼儿进去，可又打屁眼儿出来了，这叫逢凶化吉！兵备道向例最凶，今儿居然开笼了事；饭庄子螃蟹盖里吃出大珍珠，您说是吉是邪？那该死在鱼肚子里的孩子，楞叫渔网打上来，河那么大，哪那么巧，娘娘显灵呵，不懂？要不为嘛偏偏在娘娘宫前边打上来的？这都是一

千年也难碰上的吉祥事！吉利难得，逢凶化吉更难得。文人们上呈子闹事，碍您哪位吃饭了，可他们不闹闹，没事干，指嘛吃？洋人的告示哪是冲咱中国人来的？打立租界，咱中国人谁敢骑马在租界里乱跑？这是人家洋人给自己立规矩，咱何苦往身上揽，拿洋人当猫，自己当耗子，吓唬自己玩。我这话不在理？再说鼓楼敲钟，多一下总比少一下强，省得懒人睡不醒。东南城角塌那一块，给嘛冲的？邪气？不对，那是喜气！嘛叫‘紫气东来’你们说说呀！”

大伙一听，顿时心抻平了。嘛邪？不邪！大吉大利大喜大福！满城人立时把老婆子这些话传开了，前边都加上一句：“那戈老婆子说——”可谁也没见过这老婆子。

老婆子一天都在忙自己的事。她有个小孙女刚好到了裹脚年岁。头天她就蒸好两个红豆馅的粘面团子，一个祭灶，一个给小孙女吃了。据说，吃下粘面团，脚骨头变软，赛泥巴似的，要嘛样能裹成嘛样。

她要趁着这千载难逢的大吉利日子，成全小孙女一双小脚，也了却自己一桩大心事。却没料到，后边一大串真正千奇百怪邪乎事正是她今天招惹出来的。

## 第一回 小闺女戈香莲

眼瞅着奶奶里里外外忙乎起来，小闺女戈香莲心就发毛了。一大块蓝布，给奶奶剪成条儿，在盆里浆过，用棒槌捶得又平又光，一排晾在当院绳子上，拿风一吹，翻来翻去扑扑响，有时还拧成麻花，拧紧再往回转，一道道松开。这边刚松那边又拧上了。

随后奶奶打外边买来大包小包。撇开大包，把小包打开摊在炕上，这么多好吃的。苹果片，酸梨膏，麦牙糖，酥蹦豆，

还有最爱吃的棉花糖，真跟入冬时奶奶絮棉袄的新棉花一样白又软，一进嘴就烟赛的没了，只留下点甜味——大年三十好吃的虽多也没这么齐全过。

“奶奶干嘛这么疼我？”

奶奶不说，只笑。

她一瞧奶奶心就定了。有奶奶嘛也不怕，奶奶有的是绝活儿。房前屋后谁不管奶奶叫“大能人”。头年冬天扎耳朵眼儿时，她怕，扎过耳朵眼儿的姑娘说赛受刑，好好的肉穿个窟窿能透亮，能不受罪？可奶奶根本不当事儿。早早拿根针，穿了丝线，泡在香油碗里。等天下雪，抓把雪在香莲耳朵垂儿上使劲搓，搓得通红发木，一针过去毫不觉疼，退掉针，把丝线两头一结，一天拉几次，血凝不住。线上有油，滑溜溜只有点痒，过半个月，奶奶就把一对坠着蓝琉璃球的耳环子给她戴上了。脑袋一晃，又滑又凉的琉璃球直蹭脖梗，她问奶奶裹脚也这么美？奶奶怔了怔，告她：“奶奶有法儿。”可她还有点嘀咕。不知人告她还是听来的，裹脚这关赛鬼门关。她信奶奶有法保她过这关。

头天后晌，香莲在院里玩耍，忽见窗台上摆着些稀奇玩意儿，红的蓝的黑的，原来四五双小鞋。她没见过这么小的鞋，窄得赛瓜条，尖得赛五月节吃的粽子尖，奶奶的鞋可比这大。她对着底儿和自个的脚一比，只觉浑身一激灵，脚底下筋一抽缩成团儿。她拿鞋跑进屋问奶奶：

“这是谁的？奶奶。”

奶奶笑着说：

“是你的呀，傻孩子。瞧它俊不？”

香莲把小鞋一扔，扑在奶奶怀里哭着叫着：

“我不裹脚，不裹、不裹哪！”

奶奶拿笑端起的满脸肉，一下卸了，眼角嘴角一耷拉，大泪珠子噙里啪啦砸下来。可奶奶嘛话没说，直到天黑，香莲抽抽噎噎似睡非睡一整夜，影影绰绰觉得奶奶坐在身边一整夜。硬皮老手，不住揉擦自己的脚，还拿起脚，按在她那又软又皱又干的起了皮的老嘴上亲了又亲。

转天就是裹脚的日子了。

裹脚这天，奶奶换一张脸。脸皮绷得直哆嗦，一眼不瞧香莲。香莲叫也不敢叫她，截门往当院一瞧，这阵势好吓人呀——大门关严，拿大门杠顶住。大黑狗也拴起来。不知哪来一对红冠子大白公鸡，指头粗的腿给麻经子捆着，歪在地上直扑腾，裹脚拿鸡干嘛？院子当中，摆了一大堆东西，炕桌、凳子、菜刀、剪子、矾罐、糖罐、水壶、棉花、烂布。浆好的裹脚条子卷成卷儿放在桌上。奶奶前襟别着几根钎被的大针，针眼穿着的白棉线坠在胸前。香莲虽小，也明白眼前一份罪等她受了。

奶奶按她在小凳上坐了，给她脱去鞋袜，香莲红肿着眼说：

“求求奶奶，明儿再裹吧，明儿准裹！”

奶奶好赛没听见，把那对大公鸡提过来，坐在香莲对面，把两鸡脖子一并，拿脚踩住，另只脚踩住鸡腿，手抓着鸡胸脯的毛几大把揪净，操起菜刀，噗噗给两只大鸡都开了膛。不等血冒出来，两手各抓香莲一只脚，塞进鸡肚子里。又热又烫又粘，没死的鸡在脚上乱动，吓得香莲腿一抽，奶奶疯一样叫：

“别动劲！”

她从没听过奶奶这种声音，呆了。只见奶奶两手使劲按住她脚，两脚死命踩住鸡。她哆嗦鸡哆嗦奶奶胳膊腿也哆嗦，全哆嗦一个儿。为了较上劲，奶奶屁股离开凳子跷起来。她又怕

奶奶吃不住，一头撞在自己身上。

不会儿，奶奶松开劲，把她脚提出来，血乎流拉满是粘乎乎鲜红鸡血。两只大鸡给奶奶扔一边，一只蹬两下腿完了，一只还扑腾。奶奶拉过木盆，把她脚涮净擦干，放在自己膝盖上。这就要裹了。香莲已经不知该嚷该叫该求该闹，瞅着奶奶抓住她的脚，先右后左，让开大脚趾，拢着余下四个脚趾头，斜向脚掌下边用劲一掰，骨头嘎儿一响，惊得香莲“嗽”一叫，奶奶已抖开裹脚条子，把这四个脚趾头嵌住。香莲见自己的脚改了样子，还不觉疼就又哭起来。

奶奶手好快。怕香莲太闹，快缠快完。那脚布裹住四趾，一绕脚心，就上脚背，挂住后脚跟，马上在四趾上再裹一道。接着返上脚面，借劲往后加劲一扯，硬把四趾煞得往脚心下头卷。香莲只觉这疼那紧这踉那折，奶奶不叫她把每种滋味都咂摸过来，干净麻利快，照样缠过两圈。随后将脚布往前一拉，把露在外边的大脚趾包严，跟手打前往后一层层，将卷在脚心下的四个脚趾头死死缠紧，好比叫铁箱子死咬着，一分一毫半分半毫也动弹不了。

香莲连怕带疼，喊声大得赛猪嚎。邻居一帮野小子，挤在门外叫：“瞧呀，香莲裹小脚啦！”门推得哐哐响，还打外边往里扔小土块。大黑狗连蹿带跳，朝大门吼也朝奶奶吼，拴狗的桩子硬给扯歪。地上鸡毛裹着尘土乱飞。香莲的指甲把奶奶胳膊掐出血来。可天塌下来，奶奶也不顾，两手不停，裹脚条子绕来绕去愈绕愈短，一绕到头，就取下前襟上的针线，密密缝上百十针，拿一双小红鞋套上。手一擦粘在脑门上的头发，脸上肉才松开，对香莲说：

“完事了，好不？”

香莲见自己一双脚，变成这丑八怪，哭得更伤心，却只有

抽气吐气，声音早使尽。奶奶叫她起身试试步子。可两脚一沾地皮，疼得一屁股蹲儿坐下起不来。当晚两脚火烧火燎，恳求奶奶松松脚布，奶奶一听脸又板成板儿。夜里受不住时，就拿脚架在窗台上，让夜凉吹吹还好。

转天脚更疼。但不下地走，脚趾头躁不断，小脚不能成形。奶奶干脆变成城隍庙里的恶鬼，满脸杀气，操起炕扫帚，打她抽她撵她下地，求饶耍赖撒泼，全不顶用。只好赛瘸鸡，在院里一蹦一跳硬走，摔倒也不容她扒着歇会儿。只觉脚趾头嘎嘎断开，骨头碴子咯咯吱吱来回磨，先是扎心疼，后来不觉疼也不觉是自己的了，可还得走。

香莲打小死爹死妈，天底下疼她只有奶奶。奶奶一下变成这副凶相，自己真成没着没靠孤孤零零一只小鸟。一天夜里，她翻窗逃出来，一口气硬跑到碱河边，过不去也走不动，抱着小脚，拿牙撕开裹脚布，绕开看。月亮下，样子真吓人。她把脚插在烂泥里不敢再看，恨不得就这么死了。天蒙蒙亮，奶奶找到她，不骂不打，背她回去，脚布重又裹上。谁知这次换了更凶狠的裹法，把连着小脚趾头的脚巴骨也折下去，四个蜷在脚心下边的脚趾头更向里压，这下裹得更窄更尖也更疼。她只道奶奶恨她逃跑，狠心罚她，哪知这正是裹脚顶要紧的一节。脚趾头折下去只算成一半，脚巴骨折下去才算裹成。可奶奶还不称意，天天拿擀面杖敲，疼得她叫声带着尖，钻墙出去。东边一家姓温的老婆子受不住，就来骂奶奶：

“你早干嘛去了！岁数小骨头软不裹，哪有七岁的闺女才裹脚的，叫孩子受这么大罪！你嘛不懂，偏这么干！”

“要不是我这孙女的脚天生小，天生软，天生有个好模样，要不是不能再等，到今儿我也下不去这手……”

“等，这就你等来的。等得肉硬骨头硬，拿擀面杖敲出样

儿来？还不如拿刀削呢！别遭罪了，没法子了，该嘛样就嘛样吧！”

奶奶心里有谱，没言声。拾些碎碗片、敲碎，裹脚时给香莲垫在脚下边。一走碎碗碴就把脚满路破了。奶奶的扫帚疙瘩怎么轰，香莲也不动劲了。挨打也不如扎脚疼。破脚闷在裹脚条子里头，沤出脓来。每次换脚布，总得带着脓血腐肉生拉硬扯下来。其实这是北方乡间裹脚的老法子。只有肉烂骨损，才能随心所欲改模变样。

这时候，奶奶不再硬逼她下地。还招唤前后院大姑小姑们，陪她说话作伴。一日，街北的黄家三姑娘来了。这姑娘人高马大，脚板子差不多六寸长，都叫她“大脚姑”。她进门一瞅香莲的小脚就叫起来：

“哎——呀！打小也没见过这脚，又小，又尖，又瘦，透着灵气秀气，多爱人呀！要是七仙姑见了，保管也得服。你奶奶真能，要不‘大能人’呢！”

香莲嘴一撇，眼泪早流干，只露个哭相：

“还是你娘好，不给你往紧处裹，我宁愿大脚！”

“呀呀，死丫头！还不赶紧吐唾沫，把这些混话吐净了。你要喜欢大脚，咱俩换。叫你天天拖着我这双大脚丫子，人人看，人人笑，人人骂，嫁也嫁不出去，即便赶明儿嫁出去，也绝不是好人家。”大脚姑说，“你没听过支歌，我唱给你听——裹小脚，嫁秀才，白面馒头就肉菜，裹大脚，嫁瞎子，糟糠悻悻就辣子。听好了吗？”

“你没受过这罪，话好说。”

“受不就受一时，一咬牙就过去了。‘受苦一时，好看一世’嘛！等小脚裹成，谁看谁夸，长大靠这双宝贝脚，好吃好穿一辈子享用不尽，多美，多福气！”